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统照
胡山源
沈起予 卷

046

046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46, 王统照、胡山源、沈起予卷/徐俊西主编;
陈子善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815-9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6755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李 霞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46

王统照 胡山源 沈起予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子善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插页 5 字数 49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15-9/I·2926 定价: 60.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 年 8 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王统照

遗音	3
春雨之夜	11
母爱	15
“华亭鹤”	24
山雨	37

胡山源

睡	293
碧桃花下	298
鸽子	311
龙女	318

沈起予

虚脚楼

——另题“发嗓音的 Pastoral” 595

蓬莱夜话 605

难民船 625

编后记 645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650

遗 音

远远的一带枫树林子，拥抱着一个江边的市镇，这个市镇在左右的乡村中，算是一个人口最多风景最美的地方。镇前便是很弯曲而深入的江湾，湾的北面，却有所比较着还整齐而洁净的房子。房子中也有用砖石砌成的二层楼的建筑。正午的日影将楼影斜照在楼前的一片草场上，影子很修长。原来这所建筑，是镇中公立小学校的校舍；这镇上人很高明，他们寻得这个全镇风景最佳的江边，设立了这所学校。校里的男女儿童，约有三百人。

校舍的西角，便是教员住室，这也是校内特为教员所建筑的，预备教员家眷的住处。再往西去，就是些沙土陵阜，有些矮树野草，绿茸茸的一望皆是。这日正是星期的上午，江边的风，受了水汽的调和：虽是秋末冬初，尚不十分冷冽，有时吹了些树叶落到江波上，便随着微细的波花，无踪影地流去。

教员住宅靠江的一间屋子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对着许多书籍稿纸坐着发呆。他不是本地人，然而他在这个校里，当高等部教员主任，已将近三年。自近两年来，连他的母亲、妻子，都搬来同住。他的性格是崇高的小学教员的性格，他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然作这等粉笔黑板的生活，已经有七年多了！他自从二十岁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为生活问题所逼迫，便抛弃远大的希望，经营这种生活。他性情缜密而恬遁，独勤于教育事业。终日与那些

红颊可爱的儿童为伍的事业,是他非常乐意的。他不愿在都市里同一般人乱混。他觉得他的生活的兴味,这样也很满足的。他的学识不坏,就使教授中学校的学生,也能胜任,不过他是没有这种机会,他也不找这种机会,他情愿一生都是这样的平淡,闲静,自然。可是他的境遇,现在虽是平淡、闲静、自然,他的心中,却终没有平淡、闲静、自然的时候。因为在他二十岁以后的生活里,忽然起了一次情海的波纹,这层波纹,在他的精神里,永不能泯去痕迹。他从前是活泼的,愉快的,然而这几年来,他是沉郁的多了。时时若有一个事物,据在他的灵魂里,使他对于无论什么事,都发生一种很奇异而不可解的疑问,因此他的心境,越发沉滞了!

这日是休假的日子,校里的儿童,都已放假回他们快乐的家庭里去,忙碌一星期的那些教员,也都各自找着他们的朋友,出去闲玩了。他这时候却坐在自己的书室里,对着一层层的书藉出神。原来他为《教育报》作的稿子须于三天以内作完,他想作一篇关于性欲教育的文章。早已参考了许多书,立了许多条目,这日用过早饭以后,他母亲和他妻与一个三周岁的小孩,都到镇中人家去闲谈去了。他独自坐在这里,想要将他的教育思想,趁着这一天的闲工夫,慢慢的写出。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排好了书藉,铺正了稿纸,方要拿笔来写,但只是觉得身上陡的冷了一阵,觉得从窗隙钻进来的风使他心战;头上痛了一会子,不舒服得很!他不知怎的,把着一枝毛笔,只是望着对面绿色刷的壁上挂的五年前自己照的像片发呆。那张像片,虽是装在镜框里,然五年以来,片上的颜色,已有些陈旧,隔了一层细尘,更显得有些模糊,就像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暗淡一样。他看着像片框子上嵌镶的花纹,弯曲而美丽,像那一点曲线里,也藏着一个生命的小影在里面流转一般。他想这必是一个有名的美术家的作品,他不禁微微的叹了一口气,自己寻思,这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剩余吗?想到这里,低头看看一张草稿上,仍然没写上一个字,便很勉强地拔出笔,向纸上很抖战的写了“性欲”两个字。哪

知这支笔尖，早秃了半截，写得认不清楚。他很愁闷的将笔往案上一掷，心里宛同有块石头塞住了似的，渐渐地立起来，抽开书桌下层的抽屉，捡了半天，方检出一支笔来，又一翻检，他不禁很惊讶惶急的说出一个：“咳！……”字来，这个音由他喉中叹出，然而非常急促而沉重。他静默无语，拿出一张硬纸红字的美丽信片，用尽目力去注视。室中一点声浪没有，只是两个云雀，在窗外的细竹枝子上，一递一声的娇鸣。

信片虽是保存的非常严密，而红色的字迹，经过几年的空气侵蚀，也将颜色褪得淡了许多。他这时无意中将这个信片找出，便使他靠在椅背上，几乎全身都没得丝毫气力。原来那张信片里，藏了许多热烈而沉挚的泪、爱和不幸的命运，以及生活的幻影。也就是他的情海中的一层波纹，是他永不能忘记的波纹。

他呆呆的看了一会，很没气力地将那信片轻轻放在案上，自己想道：这是她最后的遗音了！这是她最后的遗音了！却再也不能够想起别的事情来。无意中将刚由抽屉里找出来的那支新笔，掉在地上，他便俯着身子拾起来，一抬头含着泪痕的眼光，与那壁上挂的像片接触着，猛然又想起是五年半的光阴了！那时这张像片，比较现在的面色，却不同得多，宛同她这纸最后遗音是当年一样鲜明的颜色，少年的容貌，都一年一年地暗淡消失了！而生活的兴味，也一年一年地减去了！环境的变迁，真快呀！……他想到这里，那很细琐很杂乱的前事，都如电影片子，一次一次地在他的脑子中映现而颤动了。

他想：他自从在学校毕业的那一个月里他父亲死在银行的会计室中，他本来可以再升学的，但那时不能有希望了。他父亲死了，家中又没有什么收入，他有个姊姊，有四十多岁身体很不健康的母亲，不能不离去学校，谋一家人的生计。于是他便由一个朋友的介绍，往一个极小的外县的农村里，充当一所女子高等小学校的历史国文教员。那时他刚二十一岁，然而他在学校里，成绩既好，性情又和蔼，所以人家很信任他。他记得第一次由家里去到这个

远地的农村学校的时候，他母亲和姊姊在门首送他，他母亲，逆着很劲烈的北风，咳嗽了几声，及至咳完，眼中早含着满眶的泪痕。他姊姊替他将外衣披好，一断一续的似乎说：“兄弟，你现在要出去作事了，第一次的作事，身体也不……要劳着！免得……妈……老远的记念着！……”这几句话没说完，一阵风就将他姊姊的话咽回去了。

他想到这种念头，记起他自小时最亲爱的姊姊来，可是他姊姊已经同她的丈夫到北方去了，远隔着几千里的路程呢！

他在那个极僻陋的农村子里，作一个月二十元的教员，却平平的过了一个年头，第二年他姊姊同他母亲也因为家中生活困难，便也搬来同他住在一处，后来他姊姊就同他的一个同事结了婚。

他想了这一些往事，便用手点着那张信片的拆角，心里很酸楚的想：“我若不遇见你，我的精神当没有一点翻腾，可是啊！你是一个乡村中天真活泼而自然的女孩子，设使我不到那里去，你也可以很安贴的作一个无知无识的乡村妇人，到现在，在你的平静家庭里，安享点幸福，不比着飘零受苦好得多吗！”

他回忆在那个农村里与她无意中相遇见的时候，是在他到那里第二年的二月里。有一天下午，校中的女学生，都散学走了。他拿了一本诗集，穿了短衣，出了村子，就在河岸上一个桃树林子里，坐在草地上读去。那时桃花，已经有一半是开好了，红色和白色相间，烂漫得实在可爱，他检看书籍，精神极愉快，头发蓬着，从花影中现出了他的面貌。河滩里一群男女孩子，在那里游戏，她从山里采了一筐子茶芽，同她的女伴，沿着河岸走来，恰巧一个顽皮的孩子，扬起一把沙泥，向空中撒去，于是她的眼眯了，一失足跌在岸旁，触在块石头上，便晕去了。小孩子吓得跑了，她的女伴，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子，也急得在那里一齐乱喊，有的哭了。他看见了，便走去帮着她们将她用人工救急法治醒了。不多时她的寡母也来了，便扶她回去，向着他道谢了好多话，请明天到她家里去。他这时第一次认识她，他是第一次看见她清秀美丽的面庞，神光很安静

的眼睛，便给他留下了一个不可洗刷的印象，在他脑子里。她们走了，日影也落到河水的沙底里去了，他只是看着撒下的碧绿鲜嫩的茶芽凝想。

自此以后，他在这个乡村里，便得了一种有兴趣而愉快的新生活。她是这乡村中很穷苦的女子，她比他小了四岁，她的家庭，就是她母亲和她，是村中人口最少的家庭。她是天然的美丽，天然的聪明，而又有丰厚而缠绵的感情。她的言词见解，处处都能见出她是天真未凿的女子。她每与他作种种谈话，都带了诗人的神思，她实在是自然的好女子。她母亲以诚恳的态度对他，不过她家中非常清苦，他去时只可坐在她那后园里桑树阴下的石头上，饮着很苦而颜色极浓的茶。

她识得几个字，又加上他的指教，不半年的工夫，他便将她介绍到学校一年级里去读书。但她还是有暇便去采茶，饲蚕，纺织，作针线，去补助她家的生活，他每月给她几元钱的补助，但是别人都不知道。

她读书的天资，别的女孩子都赶不上，他也非常喜欢，于是一年的光阴，由温和的春日，到了年末。她的智识已经增加了许多，可是她那烂漫天真的性格，却依然如旧。在这一年中，算是她与他最安慰而快乐的一年了！他在这一天一天的光阴里过去，他只觉得似乎是在甜蜜与醇醪中度过。因为他们的灵魂，早已作了精神的接触，便于无意中享得了恋爱的滋味，这是他到了现在，方悟过来。那时只知是彼此的精神情绪，都十分安慰罢了！

他回想了半天，想到那时，他与她游泳于自然的爱河中的愉快，到如今还像就在昨天，或是刚才的事一般。但他又记起由喜剧而变为悲剧的情况，悲剧开幕的原因，即在她母亲的死。

她母亲自青年便受了情绪与生活的失调和压迫，早种下了肺结核的病根，这几年来虽然看着她自己的爱女，渐渐大了，长的美丽，又有智识，又因得了他的助力，心上也比从前放宽了些。但是她的身体，究竟枯弱极了，便在她女儿入校读书的第二年四月里死

去了！她家里没有余钱，更没个人帮助，她哭得几次晕昏过去，幸得他姊姊同他去劝慰，他省了一个月的薪水，方得将她母亲殓葬。然而她成了孤女了！他的姊姊又恰在这时，随他的姊夫到别处去了。他与他母亲商好，便将她搬到他家去住着。她终日里长是哭泣，他母亲也非常的可怜她，究竟是有些防嫌的意思，他觉得了，她又不是蠢笨的女子，自然也明白，更是终日自觉不安，所以他们自从经过这番变动以后，除了在学校以外，形式上更是疏远，而他们的精神上，却彼此都添了一层说不出的奇异而恐惧的感觉！

这个乡村的人，是非常尊重旧道德的，虽有女子学校，也是不得已方请了几个男教员。他是很纯洁而诚笃的，所以自到这里，无论是农夫啊，私塾的老学究啊，对于他没有什么恶意。但自从他将她介绍到女校里去念书，有些人便不以为然，不过还没有公然的反对；自她母亲死后，经此一番变动，村子里便造出许多的谣言来，说他两个人，尤其以乡村妇女为甚。她们都向他的母亲乱说，他母亲更是着急，那时女学生也不大去听他的教授了，于是村中的校董，便着急起来，直接将他的职务辞掉，他遂不能继续在这个村子生活。但他却也不以为意，商同母亲愿同她一同回到别地方去谋生活去，不料他话还没说完，他母亲便给他几句极坚决的话道：“你自幼时，你父亲便已为你订过婚的，现在你为她竟然丢了职务，也好！我就趁此机会，去回家去与你完婚，……再打算法子，……她……你不必有什么思想！……”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与她生命之花的打击，使他昏了半天！原来他在高小学校的时候，他的父母，便看好一个亲戚的姑娘，就暗地里将婚定妥，因他素来主张婚姻自由，所以直至他父亲死后，他当了教员，他母亲才将这个�息说与他知道。他这时方明白他母亲虽是爱惜她，却防闲她的原因，他这时看见婚书，聘礼，摆满了一桌子，——他母亲给他的证明——他心里直觉得一口口的凉气，渗透了肺腑，可是他不能舍弃了他母亲，便不能毁了这个婚约。他觉着这时什么思想也没有，只是身子摇摇不定，手足都没点气力。

后来她进来了，看明白了，他与他母亲的情形，都在她聪明而有定力的眼光里，她乍一见时，有一叠泪波，在眼里作了一个红晕，即时便现出满脸的笑容。和他母亲看戒指问名字，还忙着给他贺喜，他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便很悲酸而颤栗的倒在床上。

这一下午，他这个小小家庭里，异常清寂，她在屋子里写了半天的信件，晚饭后，便亲往邮局去了。他呢，痴痴地趁着月明下弦的残光，披件夹衫，步出村子，到树林子里依着树，细细地寻思。但是他的寻思，很杂乱，不晓得怎样方好！

末后，她也来了，星光暗淡下，嗅着林中野蔷薇的香味与自然的夜气，两个人互握着手立着，总觉得彼此的手指，都是有同速率的颤动，而各人手腕上脉搏，跳的也越发急促。他们这时却不能说一句什么话，也不知是酸是苦，觉得前途有一重黑而深覆的幕，将要落下来了！他们这样悲凄的静默，约有四十多分钟的工夫，后来还是她用极凄咽的音说出了一种忍心而坚决的话，这话他现在回思，像当时她在耳边梳着双髻呜咽地在他肩膀上说的一般清楚。可是他这时已没有勇力再去追想。但记得她末后说的几句话是：“不能在你家了！……我要赴都会里谋生活去，……这村子的人，都拿我，……无耻，……那封信，是寄与我一个表姊的，……她是在那边当保姆教员，……但是我不！……永不！……订……婚！……也不……愿你……还记！”……他记得说到这里，两个人便一齐晕倒在草地上了！

以后的事，他也不愿想了。这是明白的事，她竟自独身走了！他也作了恋爱的牺牲者了！结过婚了！他这位用红丝系定的妻，也是高等女学校毕过业的学生，性情才貌都很与他相配。若使他未曾经过那番情海的波纹，也没有什么。但是他自此以后，虽她——他的妻——对他，有极美满的爱情，他终是觉得心里有个东西成日里刺着作疼。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起初和她通过几次信，可是她来信总是些泛泛的平常话，对于过去的事迹，却一句也不提及了！后来他充当了江边市镇学校的主任教员，她便寄这一张最